

打破圈层壁垒 让文学照进更广阔人群

□李筠

10月18日晚，以“青春江河·文耀荆楚”为主题的湖北文学之夜活动在湖北大学礼堂举行。这场别开生面的文学盛宴，跳出传统文艺晚会的仪式化框架，凭借独特的文学思维运用、精巧的叙事体系构建以及新颖的表达形态创新，为文学活动价值的实现，呈上了一份别具一格的全新启示样本。

锚定长江叙事的精神内核

文学活动的水准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蕴含深刻的文学思想，即对生活本质的审美洞察、对精神世界的深度探寻以及对文化根脉的自觉传承。湖北文学之夜巧妙地以四重叙事维度，重塑长江文学意象，让文学思维在这片舞台上落地生根、开花结果。

长江，本是大自然中奔腾不息的时间载体，却因文学书写成为民族情感与文化记忆的鲜明符号。从屈原在江畔的行吟悲歌，到苏轼于赤壁的豪迈咏叹，文学赋予长江超越时空的磅礴生命力。此次活动以“长江和文学的故事”为线索，将自然之江升华为文学之江。青年作词家胡宏伟为长江创作歌词的故事，具象呈现了文学的神奇塑造力——音符与文字激情碰撞，让长江浪花有了旋律，涛声有了诗意，观众直观感受文学为自然赋予灵魂的奇妙过程。

青春叙事则为文学与时代共鸣。第二十二届新青年小说大赛中，湖北大学杨琴《遇山》深入探讨现代人的焦虑困境，北京师范大学郑世琳《蝴蝶的尖叫》叩问成长的迷茫挣扎，这些作品经舞台短剧精彩演绎，让青春的迷茫与坚守在长江见证下获得普遍意义。文艺创作要扎根人民、扎根生活，这些扎根现实的青春书写，让宏大的长江意象与个体的生活经验展开对话，使文学不仅展现出江河的壮阔，更触摸到人心的温暖与柔软。

由“荆山楚水·荆风楚韵——笔尖上的湖北”中优秀作品改编的《这方烟火》等节目，通过情景演绎的方式，将文字里的市井百态转化为鲜活可感的舞台形象，观众仿佛置身于湖北的大街小巷，感受到文学“揭示人类命运、展现人性光辉”的强大力量，也让长江文学成为大众精神世界的一面镜子。

更具深意的是文学薪火的传承。活动下篇“星河弄潮”以《追光》《代表作》等节目，串联起历代文学巨匠的经典之作与新时代创作者的奋斗足迹，诠释了“文艺创作需有生活底蕴与文化血脉”的深刻内涵。老一辈作家与青年创作者共诵长江诗篇，让文学传承从抽象概念变为具象行动的精神接力。

有滋有味

——读韩国清散文集《流淌的岁月》

□江清和

认识韩国清先生，是因为散文集《流淌的岁月》。韩国清经历丰富，爱好广泛，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早年生活的酸楚是一种味儿，多情的富水河、坚实的蓝板房、此起彼伏的连枷号子等又是另一种味儿。暴雨过后，老大哥修桥的身影；风雪之夜，老支书背一袋稻子送到“我”家的样子；梅旺木匠把做好的木床拆开，包裹好，让父亲偷偷运回家。一幕幕的记忆，暖暖的，甜甜的。

成为一名文武豪迈的军人，一直是韩国清少年时的梦想。梦想的实现一波三折，和蔼的马排长是他圆梦的大恩人。长白山中担当礼仪兵的神圣职责，部队检阅时担任护旗手的豪迈体验，让他倍感荣耀。冰天雪地的东北平原、酷热难耐的内蒙古大草原，既有汗水与泪水，也有一名军人保家卫国的担当与自豪。

告别军营，进入民航系统，开启了职业生涯新篇章，给他留下了诸多思考。退休后，他满怀激情拥抱新的生活，旅游、读书、写作、运动、种菜、下厨、唱歌，进入了创作的黄金期，一切都那么有滋有味，其乐无穷。生活是创作的源头活水，充沛的情感、广泛的兴趣，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不竭动力。

韩国清不仅是一位富有生活情趣的人，也是一位执着追求的人，他对文字、文学的偏好也有滋有味。十七年军旅生活，许多时候与文字打交道，有总结计划、经验汇报等公文，有消息、通讯等新闻，《人民日报》《解放军报》等报刊发表后，激发出他“舞文弄墨”的兴趣与爱好。转入地方工作后，他把捕捉新闻作为工作之余的一项爱好，创作发表了200余篇纪实文学、人物通讯等。退休后衣食无忧的他，“不安分”于安逸生活的“寡淡无味”，文学创作的梦想在他心中疯狂生长。虽深知新闻写作与文学创作“跨界之难”，他不畏难不止步，坚持不辍，《情系富水河》《春雨纷纷成行》等诗歌散文频见报刊和网络平台，写作已成为他的一种全新生活方式，乐此不疲。

韩国清的散文写得有滋有味。《流淌的岁月》共六辑，纪游、乡土、军营、亲情、日常、回望，处处洋溢着“一个‘爱’字”：爱祖国的大好山河，爱几千年的厚重文化，爱北国南疆的自然风光，爱生我养我的故土家园，爱一日千里的大美武汉，爱平凡日常的细微瞬间，爱养育陪伴的父母亲邻，爱给予温暖的战友伙伴……一个“爱”，让世界温暖，让大地幸福，让生命充满勃勃生机，让他的散文激情喷涌。情感是文学创作的强劲动力，是文学作品温暖动人的坚实内核。因为有情有爱，读他的散文感觉有滋有味。

韩国清的文字或畅快淋漓，一泻千里；或曲折婉转，色彩斑斓；或深情细腻，婉约有致。不同的情境呈现出不同的风貌。写嗜茶的成都人：“无事喝茶，有事喝茶，清晨喝茶，良宵喝茶，独处喝茶，群聚也喝茶，晴天阴天喝茶，雨天雪天也喝茶”。写母亲，他由开始的“没有感到家的温暖”，甚至郁闷、怀疑“她是不是我的母亲”，到渐渐理解，“常常令我泪流满面”，到“永远是最爱戴最敬仰的人”，曲折起伏，层层升华。写父亲，在“极其惨淡的日子”“饥寒交迫的日子”“黯然失色的日子”“孤苦伶仃的日子”里，“都看到父亲一脸的愁云密布，一双忧郁的眼神”和“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”“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”“一副忍气吞声的样子”“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”，把父亲的形象活脱脱地展现在人们面前。写种菜、写小狗“花花”等，一往情深，如在眼前。

韩国清的创作态度极其认真，每篇都作了精心准备，广博的知识储备，恰到好处地诗文引用等足见其功力。回忆类、书信体、演讲体、感悟类，不拘一格，摇曳多姿。身为军人出身，他的作品始终鼓荡着强烈的阳刚之气与纯正之风，澎湃着满满的正能量。

文无涯际，文学创作永无止境。希望韩国清在坚持“我手写我心”的同时，更多学习借鉴新散文的优长，兼容并蓄，让自己的散文呈现出更加丰富的面貌。

（作者系湖北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）

重构文学活动的本体价值

长期以来，文学活动常陷“晚会化”的误区——流程化串联、形式大于内容。湖北文学之夜的突破，在于将活动打造成一场用舞台语言展开的文学书写，重构了叙事体系与美学表达。

它打破传统线性叙事结构。以往文学晚会多采用“主持人串联—节目演出—颁奖仪式”的固定模式，观众被动接受；而此次湖北文学之夜活动，将颁奖环节巧妙融入叙事之中；当小说主人公朗诵原文时，获奖作者从观众席缓缓登台，颁奖瞬间成为故事的自然延伸与文学共鸣。

舞台语言的文学化运用是重构的核心所在。序章《江河所赐》中，编钟古琴旋律与长江文学名句相互交织，影像涛声与舞蹈语汇紧密呼应，形成了“音诗画”立体叙事——音乐是文学情感的外化，舞蹈是文学意境的具象，灯光思想脉络的指引，“节目为体、文学相传”的理念贯穿始终，让技术与艺术都成为文学力量的有力载体，最大程度地释放了文学的强大感染力。

更为关键的是，活动围绕核心文学命题展开探讨。“文学是什么？为谁写？谁来写？”这些深刻的问题，隐含在节目与叙事之中；《破茧寻光》以青年创作者的独白回答“谁来写文学”，《这方烟火》用市井故事的演绎回应“文学为谁写”，文学赛事作品的展示则诠释了“写出怎样的文学”的深刻内涵。

拓展文学表达的边界

文学传播是一场心灵与心灵的精神对话，而非单向的信息输送。活动从暖场专题片《长江：文学之河》开始，便精心构建了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空间：影像长江与现场灯光交织，让观众如临其境；台词与涛声呼应，形成全方位听觉包围；全场观众挥舞星光灯共唱《长江之歌》，个体情感汇聚为集体共鸣。这种体验构建，是对文学“对话性”的尊重与致敬。

舞台语言具象直接，文学语言抽象间接，优秀的文学活动需要实现二者的有机转化。此次舞台语言运用遵循“文学逻辑优先”的原则：音乐乐舞的舞蹈设计源于文本情感节奏，情景短剧台词忠于原作内核，声光电变化服务于文学意境，这种转化成为创造性“再书写”。

文学生命力在于多元，文学活动亦然。此次湖北文

学之夜以文学为核心，辐射音乐、舞蹈、戏剧、影像等形态；“江天激浪”以音乐乐舞彰显青春力量，“沃土生华”以情景演绎凸显生活质感，“星河弄潮”融合多形式象征文脉绵延。不同形态对应不同受众，打破圈层壁垒，让文学照进更广阔人群。

实现文学价值的终极目标

文学思维、舞台叙事与多元形态的完美融合，让湖北文学之夜构建起立体而丰富的表达空间与多元叙事体系，实现了文学活动价值的终极落地，也体现了新大众文艺实践的鲜明特征——打破专业与业余壁垒，没有绝对的“主配角”之分，参与者以文艺为纽带，共同完成了一场精彩的集体创作。

时间纵深处，暖场《楚辞》吟诵回望源头，中篇市井故事记录当下，下篇新作展示期许。这种时间的延伸让观众看见文学“延续文明血脉、塑造民族精神”的过程，青年创作者与老一辈的接力传承，让文学“薪火相传”的生命力变得具象而生动。空间广度上，13个省（区、市）作家来自各地域独特的文学气息，舞台故事生动展现了长江流域多样的生活图景。这种空间拓展证明，优秀地域文学既能彰显特色，也能触及人类共同情感。

第三个维度是精神深度。活动通过角色命运探讨“乡愁”“女性成长”等主题，通过现实书写回应生态文明、乡村振兴等时代课题，通过传承叙事思考文学使命与担当。这种精神开掘，让文学成为角色命运叹息、为物物选择思考时，能通过文学反思生活、观照自我，彰显了“增强人民精神力量”的文学价值。

在多元叙事体系上，文学巨匠经典宛如巍峨的高峰，青年习作恰似灵动的溪流，共同汇聚成文学的磅礴洪流。这种立体空间与多元体系，最终产生微光远照的奇妙效果：它能激发人们对文学的热爱，能让人们真切感受到文学的力量。当观众带着长江的涛声与文学的诗句缓缓离场，文学活动的使命已圆满达成。

当文学活动真正成为“文学的组成部分”，创意源自文学思维、表达服务文学内核、传播致力于文学价值，便能打开文学表达的新空间、新样式，为文学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。湖北文学之夜留下的宝贵启示是，在“为人民书写、为时代放歌”的道路上，我们要积极推动更多此类活动的涌现，让长江的涛声与文学的吟唱永远相伴于历史的长河之中。

（作者系湖北广播电视台首席编辑）

英雄的抉择不是遥远的历史符号

——评音乐剧《最后一颗子弹》

□杨佑安



音乐剧《最后一颗子弹》剧照

色承接文字里的温柔，窗外的叶影投射在爱人身上，音乐、文学与布景的融合，让青春的美好与憧憬更显真切。

多艺术门类的协同，在尾声的“送别”中达成情感闭环：芦苇在风中摇曳，灰蓝色调暗合平民牺牲的哀伤，仍在诉说跨越时空的思念。此时，新编的民歌小调、家徒夜话的钢琴旋律、校园的圆舞曲片段在记忆里回响，与当下的布景、音乐交织，让战前鲜活、战时悲壮、战后怅惘的情感层层叠加。

音乐各要素的精准配合，加之布景的氛围营造与文学引用的诗意点缀，多种艺术门类共同构建出厚重又灵动的舞台，让观众在视觉、听觉的多维共鸣中，读懂战争对个体命运的深刻烙印。

生命体验充盈英雄史诗

剧作家诺克斯在《英雄的习性》中探讨索福克勒斯的英雄写作与荷马精神的关系时，认为“英雄们所做出的自由抉择，他们坚毅的行动，以及迎着风暴的勇气都是雅典公民为城邦而战所必需的高贵美德”，而在中国话语体系里，罗贯中强调“夫英雄者，胸怀大志，腹有良谋，有包藏宇宙之机，吞吐天地之志者也”。中式英雄的价值不倚仗个人名声，而是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”的集体性价值延续。

陈怀民并非西方神话式的孤胆英雄，他有誓要报国的冲动热血、有目睹同伴被杀后的愤怒懊悔、有情窦初开的小心翼翼、有面临严酷训练时的犹豫踌躇……丰富的情感变化和细腻的生命体验，再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勇敢年轻人。他生动鲜活，不仅是民族的“最后一颗子弹”，更有孩子、同学、爱人等多重身份。童年时的创伤是深埋心中的梦魇，随着战况的日渐激烈化作抗战的种子，与国家、人民之间的深刻羁绊，共同指向了他壮烈的结果——他为信仰、为深爱着的人们而战。

作品在刻画群像时，以陈怀民的社会关系为核心，塑造了无私支持的恋人、同样英勇无畏的战友、日夜揪心的家人等一系列角色，他们都是历史中真实存在的中国百姓的缩影。这种“为国家舍小我”的核心主题，并非以口号式表达强加于观众，而是通过艺术化的剧情编织、音乐叙事与舞台语言，悄然融入每一个细节——它让英雄的抉择不再是遥远的历史符号，而是可感、可触、可共情的生命体验。

当大幕落下，观众望着武汉街头璀璨的灯火、长江穿梭的游船，忽然读懂：这部作品的成功，正在于它从未将“主题性”与“艺术性”视为对立面。它让“家国大义”的主题，因艺术的细腻而更灵人心；让“旋律、舞步、光影”的艺术，因主题的厚重而更有灵魂；更让民族英雄的叙事，因情感的注入不再是飘浮的想象——优秀的舞台艺术，必将成为传递民族精神的载体。

（作者系武汉市文艺理论研究所文工）

张执浩的陪伴美学与时间观念

——读诗集《我陪江水走过一程》

□魏例

近日，读张执浩最新诗集《我陪江水走过一程》有了一些感慨，那就是武汉这座城市生活了40年的城市所给予的记忆和温暖，大多“记录”在这部诗集中。这些诗标志着张执浩创作生涯从初涉地域性时的小心探访，如今已进入到一个成熟、圆融且动人的自在阶段，延续了他一贯的“日常性”和“情感深度”，但在意境和诗理上，又有了新的拓展。

江水，这亘古不息的时间象征，在张执浩的诗集中获得了全新的诠释维度。《我陪江水走过一程》这个标题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微妙的诗意反转——不是江水陪我，而是我陪江水。这一主客体的倒置，已然揭示了他诗歌美学的核心：一种谦卑的陪伴哲学。在这部诗集中，诗人不再是传统意义上那个对自然“重新命名”的抒情主体，不是要将个人的意志强加于世界之上，而是退居为一个陪伴者、观察者、聆听者。这种姿态的转变，标志着一个成熟诗人的精神自觉，也为我们这个喧嚣时代提供了一种珍贵的诗歌伦理。而当我们目光聚焦于诗集中那些与武汉紧密相连的诗篇时，这种陪伴美学更获得了具体而精确的地理坐标与情感依托——长江江水不再是抽象的意象，而是诗人日常行游的岸线；大成路、平湖门江滩、汉阳门花园、黄鹤楼、户部巷、粮道街、昙华林、东湖这些地名也不再是冰冷的名词，而是承载着个人记忆与城市体温的诗意空间。

张执浩的陪伴美学首先体现在对抒情主体的重新定位。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诗人，常以“天地之心”自居，屈原的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，李白的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”，无不彰显着抒情主体的“越位”与出格。但在他这里，诗人主动放弃了这种中心位置，甘愿成为江水的陪伴者，尤其是成为武汉这座城市穿越其间的长江的陪伴者。在《走大桥》一诗中，他写道：“我留意过许多不明瞭浮物/沉浮着穿过桥孔，却总是/看不清真相是什么/倘若我妻子在身边，也许”。这种姿态的背后，是对现代人自大狂热的清醒认知，是对人类似中心主义的诗意抵抗。而当这种陪伴发生在武汉某一特定空间时，《日落汉阳》这首诗中，“每当落日彻底隐没/我被江风吹过的脸上/都荡漾着愿赌服输的表情”，更增添了一份朝向母亲河诉说的依恋。

武汉，这座被长江及其最大支流汉江横穿的城市，为张执浩的陪伴美学提供了生动的场景。在《对岸冲》，诗人凝视着两江交汇处的漩涡，那里不仅是地理的交界，更是时间的隐喻：“不停地回顾她的来历和出处/只是我不知道汉水在汇入长江后还能坚持多久”。汉江入长江的瞬间，被诗人赋予了个人生命史的意义，武汉的地理由此转化为内心世界的图景。这种将外在景观与内在体验的完美融合，正是他武汉诗作的独特魅力所在。这种陪伴不是消极的随波逐流，而是一种积极的共同存在。张执浩的武汉诗篇中充满了对于城市日常生活的专注凝视——清晨江边晨练的老人，黄昏时分渡轮的汽笛，吉庆街的夜市烟火。他写《烟道之诗》中说：“这些天别人家炒菜的时候/气味就会在我家乱窜……谁家在做辣椒肉丝/谁家在地萝卜牛腩……但终究觉得生活的趣味在于/它的私密性，就像我是诗人/但我绝不是/在光天化日下写诗的那个人”。这是一种嗅化般的、充满生命感的隐喻，使得无生命的食物具有了身体的灵魂，道出人在世间若为陪伴也不宜随意“打扰”，应懂得相互尊重与分享的方式。在这些诗句中，诗人不是居高临下的观察者，而是融入其中的参与者，他的书写是一种陪伴式的见证，是对城市变迁中易逝的人与物的温柔挽留。

江水在张执浩的诗中既是具体的地理存在，又是时间的诗意象征。武汉段的江水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而更具历史纵深感。它流淌着，变化着，却又始终如一。张执浩敏锐地捕捉到江水这一特质：“而每当我以为看见了他/他都会倏忽消逝。昨天傍晚/我又陪江水走了一程”，江水成为时间的肉身化，它的流动就是时间的流动形式。诗人面对江水，实质上是面对时间本身，面对那无可挽回的流逝与变化。然而，张执浩的时间意识并非简单的线性悲观。在他的武汉诗中，时间既是剥夺者，也是赠予者，既带来衰老与死亡的伤感与成熟的乐观，而获得了一种实在感。江水不停地流向远方，象征着未来的不可知，而诗人站在江边，代表着当下的坚守。江水来自远方，又承载着过去的记忆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在江水的意象中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复杂的时间体验。在《醒来的又一天》中，这种时间意识得到了集中体现：“今天的江面上总是涌动着/昨天还在上游犹豫的江水/今天在江堤在跳扇子舞的/应该还是昨天的那群妇女/但其中多了一位穿紧身裤的男人”。对时间的处理最动人之处，在于他发现了“陪伴”作为对抗时间暴政的温柔武器。既然时间如江水般不可阻挡，那么陪伴它走一程，就是对时间流逝的最诗意的回应。这种陪伴不是徒劳的阻挡，而是理解的共行。他写道：“晚风中传来磁控转的声音，仿佛流水在劝说石头：何不放下呢？/而石头举起浪花一掷/一边嘟囔：亲爱的，我因为放下了才这般沉重……”这种态度既有对必然性的清醒认知，又有对过程价值的充分肯定。在他看来，生命的意义不在于终极的目的地，而在陪伴的过程本身。而当这种陪伴发生在武汉这一具体空间时，更增添了一份在地的亲切感。诗人在《粮道街》中写道：“在青龙巷碰面/在醉前分手/我们在斑驳的人世间乱窜/抄近路，走弯路/终于来到了你的童年”。

张执浩的诗歌在当代“诗歌丛林”中有特别的意义。在物质主义盛行的时代，诗歌要沦为技巧的炫耀，要么成为情绪的宣泄，失去了与世界的本真联系。张执浩的“陪伴诗学”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：诗歌可以是一种陪伴世界的方式，诗人可以是世界的谦卑邻居。他的武汉诗作尤其体现了这一特点，诗人不是城市的歌颂者或批判者，而是它的陪伴者，陪伴这座城市的日子与夜，陪伴它的荣耀与创伤。在《奇异的生命》这首诗中，这种陪伴达到了感人至深的程度：“阳光落在纸面上/我险些看见了黑暗的痕迹/而奇怪的，是那广场上并没有风/两张纸屑飞累了以后/依然依偎在一起”。这种陪伴美学的背后，是一种深刻的生态意识和人文关怀。当我们越来越自以为是的地球的主宰，张执浩的诗歌提醒我们，我们只是世界的陪伴者，当现代人沉迷于对时间的功利性利用，他的诗歌告诉我们，陪伴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价值。而武汉，作为诗人生活多年的城市，为这种陪伴美学提供了最坚实的土壤。在《一首诗的工作日》，诗人写道：“回想起这些年我在武昌生活/这些年过去了，几乎/从来没有动过移居他处的念头”。他的诗，逐渐形成了一种被批评家概括为“陪伴的诗学”的美学特征。

《我陪江水走过一程》这个诗集的标题，诚然已是一首完整的诗。它道出了生命的短暂与美好，个体的渺小与尊严，时间的无情与有情。张执浩的诗歌就像江面上的点点波光，短暂却美丽，平凡却珍贵。在江水永不停息地流淌中，他的诗歌如一块温润的石头，既不阻挡江水的流向，又以自己的存在见证了江水的故事。而当这块石头被打上武汉的印记时，它便拥有了更加具体的温度与纹理——那是长江江水千年冲刷的痕迹。读他的诗，总能嗅到一股熟悉的江风气息——那是长江水浸润的绵长，是珞珈山樱花飘落的轻愁，也是汉口里升腾的市井烟火。他的诗句如同武汉的坐标，“昨天我走了三千零六十八步/一千步是彭刘杨邮局/二千步是司门口天桥/三千步是中百仓储”，他将个人的情感倾注于这座城市的地理脉络之中。于是，他笔下的每一首诗，也都逐渐成了为武汉绘制的一幅深沉而温柔的精神地图，尽管有的诗因过于琐碎带着“刺点”略显直白，致使诗意可能出现“错位”的险情，但也可以一并成为武汉人共同的生命记忆。或许，这就是诗歌在当代社会的价值所在——它不是拯救世界的雄辩箴言，也不是改变现实的实用工具，它只是一种陪伴，陪伴我们理解生命的有限与无限，陪伴我们接受时间上的剥夺与赠予，陪伴我们在喧嚣中寻找片刻的宁静。张执浩的诗歌正是这样的陪伴，它不提供廉价的安慰，也不制造虚妄的幻想，只是真诚地说：“我在这里，在武汉的江边，陪你走过这一程”。

（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与文学研究所研究员）